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19年5月17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组版:边强

李二黑

◎杨军

绰号“黑珍珠”的李老大一人家住，养了猫。第一只猫是本地的土猫，一身黑毛，李老大叫它小黑，同院老大头们偏多事，将李老大的绰号“黑珍珠”改为“黑猫咪”，李老大也不介意，瞅着趴在她脚边的猫说：“你子妈叫你呢！”

小黑胆子小，小孩子赶得它东躲西藏。它也傻，常常把头钻到花丛里却留个屁股在外面。不过，小黑却很勤快，捉耗子特别卖力。院子里的捉完了，便跑到外面捉，不知哪天吃了只吃过老鼠药的耗子便一命呜呼了。

好玩的李老大有好几天没有早上吊嗓子晚上打牌了。过了个把月，李老大又不知从哪里抱来只只许长的小猫。猫虽然小，长得却精干漂亮，毛色齐整，乌黑发亮，她说它娘是只狸猫哩！

李老大只管它叫“黑”，对门刘老头便替它取了个乳名“李二黑”。

“李二黑”除了李老大便最亲刘老头。早上他早起打太极，才走到院子里，“李二黑”便一跃而出，乐颠颠地跑到刘老头脚边，用两条前腿抱住刘老头的一条腿。刘老头走一步，便拖着它移一步，那模样，活像个小顽皮。刘老头生气了，假装要打它，它便“呜呜”地哼着，扭扭身子，不情愿地放开，盘起后腿，用前腿支着，端正地坐在几步远的地方，歪着头看她，眼珠子溜来溜去，满是疑惑和不解。等刘老头的拳脚动作告一段落，它便冲过去，抱在刘老头腿上，扭来扭去擦个不休。

渐渐地，院子里的人都喜欢上了“李二黑”，几个年轻人还喜欢到院里的早餐铺吃早餐。“李二黑”常常蹲在早餐桌前，抬着头，摇着尾巴，盯着他们瞅，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。我们扒点菜在地上，它便飞扑过来，舌头一卷，舔个干净，用前爪挠两下嘴，又退回原位严阵以待了。动作干净利落，只是，人一多，它也有些“应接不暇”。

李老大早年丧偶，辛辛苦苦将独生儿子拉扯大。好在儿子有出息，大学毕业便去了一间外企公司，由于能力好，又负责，给公司派去欧洲分公司。大儿子一去十来年，拿了国外绿卡，媳妇孙子也办了移民。虽然常常联系，但总归不能回来。儿子也很孝顺，要接她去国外，李老大说：“我不懂外语，这老骨头还丢到外国不成！”还是住在国内小地方养人。更何况，这院子里的住户都是老邻居，倒不舍得走了。于是，老太太只有一人寡居在家。

孤家寡人一个，李老大倒也过得自在。有一天，她捡回来一只小猫，从此，便和猫结下了不解之缘。“李二黑”给李老大增添了许多忙碌与快乐。她帮“李二黑”洗澡，带“李二黑”散步，笑着坐在躺椅里看“李二黑”玩耍……最麻烦的事情是，她常常要忙着收拾“李二黑”的破坏成果。

有一次“李二黑”练习“凌空飞度”，猛地从桌子上向椅子背上扑去，那椅子被冲击力撞得向后倒去，刚好撞上了茶几上的水果盘子，里面的葡萄被压得惨不忍睹。还有一次，“李二黑”跑到洗衣机里面睡午觉，李老大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后里发现在衣服堆上大睡的“李二黑”和那堆被它的口水和尿液弄得恶臭一闻的衣服，她脚都气炸了。但是看见“李二黑”可怜兮兮地远远地蹲在一角，用讨好的眼光看着她，还发出一两声似乎是在道歉的“喵喵”声，李老大便心软了，象征性的“教训”了两下。还得亲自动手去处理那堆脏衣服。

李老大乐在其中，像宠小孙子一样地宠着“李二黑”，“李二黑”也非常依恋她，和别人玩儿一会儿便跑到李老大身边转一下。当李老大牵着“李二黑”出门时，常常有人打趣了，“带孙子出去玩？”李老大笑嘻嘻地说：“这个孙子可乖了呢！”



春风。苗青摄

女儿谷：1937

◎李左人

马龙给索冷介绍：“这位是省上来的钟特派员，我们到扎坝救灾。”

“哦，太好了！”索冷把帽子扣在胸前，非常兴奋，接着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这趟从康定进货，贩往道孚，没法陪同前往了。”

“他专跑康定道孚一线，在茶马道北路提起索冷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！”

索冷哈哈大笑：“我不过摆弄点小生意，马差役官抬举我了。”

看来他跟马龙很熟，把这位县政府差役股的办事员戏称差役官。

“索冷还是各底部落庆达村的更巴。”马龙补充道。

“更巴？”钟秋果问。

“扎巴话，‘更巴’就是村长。”马龙解释。

索冷把礼帽扣到头上，掏出纸烟双手敬给特派员，钟秋果摆摆手，他又敬胡仁济。胡仁济看看牌子，是“美丽”，随手卡到耳朵上。索冷又给王中、赵元福、马龙一一散烟，并划燃洋火点上。扭头看见马锅头，用下流话大声招呼着，把剩下的纸烟连盒子一起扔给他。

索冷讲：“我这人性子野，喜欢走南闯北，不耐烦天天守着地里的庄稼。”他说，三年前从康定顺便运回一驮马茶砖、盐巴，到各底几个寨子一转悠，换了两大驮麝香、鹿茸、狐皮等山货，再到康定出手，赚了五倍，从此就搞起了贩运。先是雇骡夫的驮骡，跑了半年，买了两匹骡子，加上自己的牦牛，建起驮帮，到而今商队已有五十头骡马了。一年里难得在家住几天，忙得没有喝一碗奶茶的工夫。说到当更巴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那也是不得已，乡亲们硬要推我出来，只好勉为其难，把事情张罗完，又跑出来了。”

胡仁济看着商队押阵的七八个扎巴娃，个个背枪横刀，便道：“索老板，你的装备够精良啊！”

康区商队与内地行商截然不同，内地商人是儒商，上路时多找镖局保护，康藏商帮本身就是一支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的作战部队。

索冷不无得意地说：“长年在茶马道上折腾，为防不测我买了两支康定造的明火枪、四支汉阳造快枪。”

康巴人把步枪叫快枪，虽是手动单发，但与先得往枪管里装填火药、铁砂再点火绳然后才瞄准开火的明火枪相比，快了不知多少倍。

“去年我在驻军一个连副手里，买了一支盒子炮100发子弹，只花了400块大洋。”索冷说着从怀里抽出驳壳枪亮了一下。“这座林子不是久留之地，赶紧离开吧。等几天我交了货，回扎坝拜望二位大人！”

索冷躬身施礼，匆匆上马。商队尾随其后，浩浩荡荡从办事处的运粮队旁边擦身而过。

钟秋果赞叹说：“持剑经商，不简单！”

胡仁济点头：“索冷这家伙精得很，就是我跟你说的那种能会说会道善于精打细算，通过贩运做生意发了财的差巴。”

马龙说：“他名义上只是个村长，实际上土百户多吉已把各底所有事务交给他办理了。”

钟秋果对索冷到目相看，说：“嗯，能文能武，能商能仕，是个人才。”

运粮队翻过山崖，来到一处较为平缓的草坡，满地马蹄踏踏的痕迹，还有几个残存的石头灶，灶堂里一层柴灰。马锅头说，不管从道孚去泰宁或是去扎坝，都在这里歇息吃晌午，稍事休整然后翻越嘎山。

胡仁济即命卸驮放马，拾薪熬茶。夏班长布好警戒哨，马锅头安排两人去拾掇柴禾，另外几人到河湾捉鱼，剩下的人从牛驮上解下炊具，将就现成的灶堂重新摆好石头，支起两口铁锅，一口烧水打糌粑，一口熬鱼汤。还没等水烧开，就有人提着用树枝串起的鲤鱼回来了。不多会儿，拿竹筐的人也满载而归，捞了十几条鲤鱼。钟秋果笑道：“真是棒打狍子瓢鱼啊！”

吃罢糌粑、火烧馍，喝了鱼汤、酥油茶，驮脚娃上好绑好驮子，马锅头扬起鞭子，“啾”一声响，骡马队出发了。

木汝沟尽头，有一个三岔丁字路口，直走通泰宁，右转到扎坝。他们向右，翻过嘎山就是扎坝境界。

嘎山峰高岭峻，古木参天，浓荫蔽日，云雾弥漫。钟秋果策马踏进森林，一股寒气扑面而来。路旁有倒卧的大树，覆盖着厚厚的苔藓，不远处传来野鸟啼叫，让人寒毛倒竖。王中紧跟特派员身后，瞪大眼睛，滴溜溜四下张望。



奔腾。苗青摄

雪花

界

◎次仁布

我站在一旁，插不上话，只能傻呆呆地把老太太的愤怒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老太太终于不支声了，坐在床沿低声哭泣。

老太太，您要保重贵体呀。您心里有怨气，就抽打我，发泄一下，万不可憋在心上。我说。

孽债，孽债。三宝啊，为什么我会遭受报应呢？桑杰，我想静一会，别让人来打扰。老太太的眼泪、鼻涕一个劲地往下掉。

我下楼时，查斯站在楼梯下。她见我从小老太太的房间里出来，立马低头，准备扭身离去。我知道她一直服侍少爷，对很多活已经生疏了。我边下楼梯边喊住了她。

查斯，老太太现在在欠安，我让你先到厨房帮阵子忙，以后再帮老太太怎么安排吧。

查斯头也没抬，穿过院子进了厨房。

老太太晚饭没来吃，我心里揪啊，就自作主张进了老太太的房间。太阳的余辉灿灿地滚落在卡垫上，老太太托着腮帮子沉思。

老太太！老太太！我轻声打断了她。

桑杰，你来了。老太太凄楚的眼睛倾斜过来，咄咄落在我的脸上。她把支在矮桌上的胳膊垂落下去，软绵绵地问我，查斯安排到哪里了？

回老太太的话，被我暂时安排到厨房里，一切还遵老太太的训示。

妥帖了。德忠老翁在信里说查斯轻浮浪荡，有了身孕，不得已只能遣她回乡下来。关于那媾和的男人，德忠老翁他们也不甚清楚。桑杰，这件事你我知道就成，别在张扬了。

是。我应了下来。接着我又问，老太太，我让下人给您端碗糌粑粥来？

气都气饱了，还能喝下粥？黄灿灿的金光正在慢慢向后退却，屋子里开始被阴冷占据，老太太痛苦不堪。我赶紧叫下人从灶里掏点牛粪火，上面撒了些香草，熏老太太。而后，剩些酥油涂在老太太的太阳穴上。没一会，她长舒了口气，把愤怒全一下吐出来了。

翌日，老太太恢复了平静。

几天后，老太太带着几个随从去了趟拉萨，回来后做了一个令我们都咋舌的决定。第一个决定是要给格日旺久少爷娶媳妇，第二个决定要把查斯嫁给赶骡子的驼背罗丹。一经宣布，驼背罗丹磕头谢了老太太，就径自把查斯的被子抱进他的房子里。少爷的婚事我们还的张罗一阵子。房卡里的很多男人都很羡慕驼背罗丹。连着几个夜晚，一些男人躲在驼背罗丹的窗口底下偷听，结论是查斯死也不跟驼背罗丹同床。男人们又开始瞧不起驼背罗丹了。

夏天少爷娶了媳妇，这新娘子是荣兑仓的千金。说实话，叫堪卓益西的这个新娘子够丑的，是个狮子鼻，细眼睛，饼子脸。连我都看了下面的孽根一动不动的，我为少爷愤不平。驽马，你嗷什么，现在我们的女主子不就这副德行吗？我也不怕你去告，再说你也告不了，因为你是

畜生，不会说话。嘿嘿嘿。想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也许来世你会骑在我身上，我驮着你，听你絮叨呢。

柳村的轮廓出现在桑杰的眼前，他勒住缰绳，迟缓地从马上下来，找了个沙坡，脱掉裤子解尿。那臭味被风卷进了柳村，桑杰扭着脖子得意地笑，满脸的皱纹刹时堆砌成沟壑。

桑杰到达柳村时，天将黑下来，有几只狗在后面追着狂吠。低矮的土胚房一撮一撮的，像堆着的一个个小土丘。桑杰把马停在一行将坍塌的房门口，开始撬门。

谁呀？屋内一个男人问。

龙扎豁卡的桑杰。

是管家呀，稍等，这就开门。

桑杰只吸了一口鼻烟，咬住门栓打开了。油灯微弱的光从开门人的身后射过来，只见黑黢黢的一个影子。

管家，请进来！黑黢黢的影子说。

你去把马上的褡裢卸下来，再给马喂水喂草。桑杰伸长脖子，目光越过黑黢黢的影子肩头，滴滴地落在屋里的女人身上。是，管家。黑黢黢的影子跨出了门槛。

女人边穿戴边说，管家，这是要到哪里去？

吃日寺。去找多佩。可今晚我要睡在这里。听说多佩先生刚从禅定中回来，身子很虚弱，我们也很想去叩拜。

黑黢黢的影子把褡裢搁到地上，抱了张藏被。

重庆，这里有一袋糌粑、一腿羊肉，还有一罐酥油。桑杰跟黑黢黢的影子说。

叫仁庆的男人吐出舌头连说，谢谢！谢谢！门吱扭扭地响，把仁庆和黑暗挡在了外面。桑杰抱住仁庆的女人胡乱地亲。

天发白时，桑杰骑上驽马又上路了。道路蜿蜒地伸向山嘴，山坳里一片灰白。

桑杰给驽马显摆昨晚发生的事情。马晃了晃头，这让桑杰很难受，一股无名的怒火从胸口蹿上来。

你以为我老了，跟你一样驾钝，什么事也干不了？呸，畜生，我可是天地间最宝贵的人呢。那个叫仁庆的昨晚见到我，就像狗见到主子一般，还不乖乖跑到外面去睡的吗？

驽马没有理会，它眯着眼，舒舒服服地拉了一路的马粪，那热气腾腾须臾，立马冷却下去，无臭无味。

秋日的清晨有冷风徐徐吹来，山谷里空空无人，桑杰猛然感到了孤独。他吸了口鼻烟，话匣子又打开了。

格日旺久少爷的婚事办得很隆重，荣兑仓的千金娶到了龙扎豁卡。少爷在豁卡里住了几天，就匆匆赶往拉萨去。

藏历水鸡年的六月，查斯生下了一个男孩，这让驼背罗丹高兴不已。老太太给查斯赏了一床藏被和一罐酥油。

这一年的藏历十一月传来了达赖喇嘛

(十三世)圆寂的消息，老太太向朗生们布施了糌粑和茶，还派我到吃日寺进行布施，并迎请喜齐士丹丹巴尼玛活佛到龙扎豁卡念经。

十二月初少爷因为土登贡培(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贴身侍从)事件，被噶厦政府革职，遣送回龙扎豁卡。这件事对格日旺久少爷的打击很大，回来后，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都不见。特别是少爷看到德忠老翁寄来的书信，得知土登贡培与十二月二十九日被流放的消息后，更是一蹶不振。

老太太说，鬼怪附了少爷的躯体，才使少爷变成了这副样子。我没有少往吃日寺跑，喇嘛请来了，医生请来了，护法神也祭祀了，少爷还是浑浑噩噩。

木狗年的开春时节，遵照老太太的吩咐，我陪少爷去吃日寺拜佛。半路上，少爷遇见了一个穿着破烂的游僧。少爷一见这个人，从马背上跳下来，攥着他的手盘腿坐在路旁，两人喃喃咕咕讲了很多话。末了那游僧站起来，决绝地拄着木棍走了。少爷掏出几块川卡，让我跑过去交给他。那游僧却说，我不留恋身外之物，你家少爷何必把如粪的钱施与我呢？他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把话回给了少爷，他把钱往兜里一甩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咣当声。少爷望着游僧的背影，愣了一会儿，然后愤愤地上马，头也不回地向吃日寺疾驶。

从那以后，少爷的兴趣全放在了饮酒和跟查斯睡觉上。少爷经常让我想法子支开驼背罗丹，然后同查斯睡觉。有时是在我的房子里，有时是在豁卡后面的林子里，有时是在田埂边。

不久，堪卓益西把我召到她房间里去。我想：完了，这下肯定一顿臭骂。堪卓益西一见我舒展了笑容，那塌鼻子更加宽广了，呼味呼味的气流在鼻孔里上奔下跑。她说，管家，这段时间你太辛苦了，我和老太太决定让查斯和驼背到娘村去帮一阵忙。你把我们送过去，顺便看看那里的情况，然后速回来。

是。少奶奶。我出了一身的冷汗。下了楼梯，我就去通知查斯和驼背罗丹，然后下午出发了。

查斯背着小孩，抱着一小袋糌粑；驼背罗丹背着被子。我骑马走在前面。驼背罗丹不一会儿赶了上来，他和我并着走了一段，终忍不住说，管家，能让我们一家人在娘村住到死吗？

我看看天，太阳还在当头，答非所问，说，累了的话休息一下把。

查斯跪在地上说，管家，您就让我们在娘村住下吧！

我给老太太说清，争取让你们住在那里。我说。这是真话，我怕少爷跟查斯惹出什么事端来，把我也牵涉进去，到时候怎么向老太太交代。

我们没有停下来，满天布满星光时到了娘村。